

问题：人类到底有没有过母系社会阶段？

题目描述：今天看大象公会推荐《沐猴而冠》的文章：

真的有过母系社会阶段吗？

(W: 原链接失效，补充链接：1) <https://zhuanlan.zhihu.com/p/36802979>

2) <https://headsalon.org/archives/5331.html>)

不知道准确与否。

先说两个比较严重的问题。

第一，这篇文章采用了“人类学”的知识，但它本身的认识论是反人类学的。

作者认为母系社会数量稀少所以可以忽视其存在，这其实是有违人类学的精神内核。

人类学正是通过发现、进入、以及深入的描述【主流以外】的族群和文化来挑战所谓“主流”的观念、反思自身文化的合理性、并对人们习以为常的日常遭遇提出质疑。

一个人类学家或者人类学爱好者面对任何“少数派”的文化或行为立即应该想到的是：

- 他们和我们为什么不同？
- 他们的选择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 我们的选择真的是最好的吗？
- 他们的选择可以帮助我们看到自身文化中怎样的盲点？
- 是不是还有其他生而为人方法？

【There is another way to be human】

通过对一个【弱小的他者】的反复追问与刻画，扩展了我们对人类这个生物群体的认知，增加了对人类多样性和复杂性的敏感度，以至于最终才能对“异常”产生理解和包容。

而大象公会这篇文章可以说是人类学认识论的反面。

作者因为“他者”的稀少和弱小便抹杀它的存在。而另一行为模式因为占据了主流意识形态便合理化其存在，丝毫没有任何反思和质疑，这在我看来是远比不知道人类学知识更严重的问题。

第二，通过对黑猩猩的行为来合理化人类类似或相同的行为模式和组织模式。

虽说生物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历来相处不是很融洽，但也没哪个生物人类学家敢跳出来跟 ta 的文化人类学同事说，“看，黑猩猩这样做，所以人类这样做是合理的”。

这是根本误解了生物人类学的研究目的。对灵长动物的研究不是为了给当代人类背书，相反，是因为灵长动物可以完成某种类似于人类的组织和行为，借此来了解人类的过去，也就是说人类的进化历程，认识人是如何从动物中突颖而出，一步步脱离动物成为人。

是用人类的行为模式去考察动物的进化阶段，而不是以动物的行为来解释人类的文化逻辑。

这篇文章恰恰是反其道而行。如果黑猩猩在某种环境下发展出一些行为模式，那么人类做同样的事是不是就都具有合理性了呢？显然不是。否则人类大概是赤身露体茹毛饮血也无可厚非才对。

归入正题。

人类历史上有没有母系社会阶段？没有。但人类到底有没有母系社会？当然有！

作者以母系社会阶段论为批判对象这一点没有问题。但摩根提出的人类社会文明阶段论被打入冷宫有 100 年了吧？在其之上的马恩的发明也不大在教科书中看见了吧？现在中学教科书中还有吗？如果有，那作者这个科普至少还有一个可取之处。

但接下来作者把“神话”的标签一股脑的贴在“母系社会”而非“母系社会阶段论”上的做法就不妥了。

首先，作者是怎么推断出母系制度只是「特殊条件下的例外」以至于可以用「神话」来消解的？

母系制度在 2019 年的今天是少数派没错，但这并不能反推出母系制产生是一件“异常的”甚至“落后的”的事情（作者在对摩根阶段论做出批评的同时自己却常常陷入其陷阱）。

因为当你这么说的时侯，你就假定了产生父系制的条件——“连绵不绝的暴力和战争”——才是唯一产生亲属关系的“正常条件”，而母系制的产生条件——热爱和平与协作——就是“特殊”或者“非正常”的产生条件。

这显然是因果倒置了。

任何社会形态和人类行为模式在其独特的地理分布、生态环境、物资分配、以及谋生手段等众多因素下的产生和发展都可以说是“特殊”的，是人类在 ta 当下的处境中凭着自己的智慧和秉性做出的 arbitrary——既是偶然也是必然——的决定。

这决定可能是以父亲来组织亲属关系，或者以母亲来组织亲属关系，但无论哪一种，都是最适合那一群人在那个环境下的存活的。

这种选择本身没有好坏，只有“有效”还是“无效”。既然父系和母系共同存活于世千百年，那么在其各自的文化土壤中，显然这两种亲属关系模式都是“有效的”，都有其产生的根源、必然性和优越性，都是适应这个人群的生存和发展的最好的选择。

要知道，母系社会的“衰败”并非来自于自身的“衰落”或者“无效了”，而是在与父系文化碰撞中，输了。

这是结果。但这结果不能反推母系文明的产生比父系文明落后，这只能证明父系社会更擅长征服与战争而已。在好战且善战的父系文化面前，母系文化的消亡几乎是注定的。

其次，母系社会并非只是个神话。虽然母系阶段论是为迷思。

如果你在 JSTOR 搜“母系社会”，出来的未筛选的结果是 14299 条文章条目。如果单选人类学，也有 5279 条文章条目。面对这么多人类学家社会学家考古学家们对母系社会的研究，断言母系社会只是个神话，真的是一个严谨和负责任的态度吗？

纵观所有这些文献和民族志，可以列举出来的母系社会肯定是这一篇回答容不下的。仅列举一些比较有名的吧：

- 太平洋岛国上的 Chuuk 人和 Pulap 人，
- 因为马林诺夫斯基而闻名于世的 Trobriand 人，
- 印度尼西亚的 Minangkabau 人，是世界上最大的母系社会，
- 赞比亚和津巴布韦边界处的 Toka 人，Luapula 人，
- 拉丁美洲委内瑞拉的 Guajiro 人，
- 北美印第安人部落 Hopi 和 Navaho，
- 新几内亚的 Nagovisi 人，

- 加纳境内的 Ashanti 人，
- 苏丹的 Uduk 人，
- 当然还有我国云南境内的摩梭人

这列出来的只是所有研究里的 10 分之一不到吧。事实上，很多太平洋岛国、大洋洲的岛国、印第安人的部落、以及非洲的部族都是母系社会。其分布之广、人数之众，和父系制度可以说是一起构成了人类社会的亲属关系格局。

今天母系社会的处境并非其自身有什么不好，母系社会内部人际关系更加和平，男女关系更加和谐，凶杀和暴力行为更少见，要说有什么不好，自然是“太软弱”——在与崇尚暴力和征服的父系社会碰撞过程中，会落于下风。

最后，作者对女性人类学者对母系制度的研究也有很大误解。

作者的认知是，

女权主义者亲睐母系阶段论的理由很简单：假如漫长的前文明时代都是母系社会，那么母系制乃至母权制就可以说是更自然的、更符合人类“本性”的。

女权主义者可能有时激进，但不傻。

我就想问这么愚蠢的观点真的是女权主义者的吗？还是一些人自己对学者的文章断章取义、囫圇吞棗的误读？

——“前文明都是母系，母系就更自然？”“前文明人类还住洞穴呢，还拿着棍子追野猪呢，那么穴居和拿棍子狩猎也是更自然、更符合人类本性的？”

再说，社会科学对母系社会阶段假说早已抛弃，作者自己也承认这点了，那么大多是社科背景的女权主义者怎么可能会用阶段论来为女性权益背书？

其他学科的女权主义者我不了解，但至少女性人类学家对母系社会对理解和解读远比作者呈现出来的聪明。

我拿 Maria-Barbara Watson-Franke 发表在 *Anthropos* 上的一篇论文《Masculinity and the "Matrilineal Puzzle"》[1]举个例。

Watson-Frank 讨论了一个困扰很多学者的问题——“Matrilineal Puzzle”。

这个 puzzle 说的是，一个男性在母系社会中的身份与职能的撕扯。

因为母系社会的权力关系核心是兄-妹、母舅-外甥的关系，而非夫妻关系，那么一个男人如何协调他作为一个父亲和丈夫、与作为兄弟和母舅的关系呢？

最初学者认为这两重关系是有冲突的，也就是说，当他要履行丈夫和父亲的职责时，往往要面临来自母系一方兄弟和母舅的压力。

Watson-Frank 提出一个观点，就是说这个 puzzle 之所以成为 puzzle，恰恰是因为我们带入了父系制度下的父权视角，因此无法想象一个男人怎么可能放弃其作为丈夫和父亲的特权。

正因为无法放弃，所以才有撕扯。

而很多母系社会呈现出来的现实，却是男人们丝毫没有感到什么撕扯，因为他们并没有西方父权社会中，父亲和丈夫必须要成为权威的那种对权力的迷恋和执着。

相反，母系社会中男性气概的塑造也和父系社会中男孩子建立男性气概的方式皆然不同。

在西方，如同一切的父亲社会，“性”是整个权力关系的核心。

男性通过“性”建立对女性和子女的特权和掌控，女性通过和男性结婚获得他的姓氏成为明媒正娶，子女通过在正式的婚姻关系中诞生获得父亲的姓氏成为子嗣、财产和名号的继承者。所有的经济行为、社会关系和权力格局都是以夫妻关系为核心展开的。

也因此，男性对权力、金钱和地位的控制必然表现在对妻子和子女的控制上。而一个男孩子要成为一个男人，也必须获得与之相称的“男性气概”——要独立、冷漠、彪悍、好斗、要去占有、去征服，藐视女性、疏远子女，男儿有泪不轻弹，男儿膝下有黄金，等等等等。

但这一切在母系社会中都呈现完全不一样的面貌。

最关键的一点，是在母系社会中，性和权力被分割开来了。

你看，和女性发生性关系赋予你丈夫的头衔，但权力的掌握却是在女性的兄弟手中；男性的精子产生他们的子嗣，但子女的继承确是从母亲和母舅这一线下来。性不再产生权力，权力也不再依赖于对性关系的占有。

这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世上一切都关于性，只有性关乎权力”这句话就失效了啊！

在母系社会，性可并不关乎权力，性也只是日常事物中好像吃饭睡觉一样平平常常的事。

因此，母系社会中的父亲和子女的关系也远非父系社会中那样紧张。子女不直接从父亲那里继承，子女在父亲的眼中就是单纯可爱的宝宝，由于对子女的规训主要由母亲和母舅实行，父亲基本上就只要宠着子女就行了。这种描述和我自己在摩梭社会的见闻是完全一致的。父亲和子女的关系真是比我们社会中的亲子关系轻松愉快太多。

而在母系社会中男子气概的塑造也和父系社会完全不同。

后者要求男孩子独自、坚强、冷漠、好斗。但母系社会的男性在成长经历中，女性，往往是母亲是子女的榜样和力量和智慧源泉，不管男孩还是女孩都以勤劳、顾家、担当家庭的责任和义务为荣，不会因为是个男孩子就不做家务，也不会因为是个女孩子就可以不读书。

而女性作为经济生活的提供者，也令男孩子从小就知道敬重女性的力量和能力。

一个男孩子不会对自己具有某些女性特征而感到忧虑和紧张，也不会负担要变得更强、更tough、更具有攻击性等特质。就像大量人类学民族志和文献中记载的那样，很多母系社会中发生强奸、性侵、家庭暴力的情形几乎为0。

女性以及女性研究的人类学者眼中的母系社会，绝不是大象公会的作者所刻画的那样，把母系社会很傻很天真的视为「史前天堂」。

母系社会是父系社会的一面镜子，它让我们看到性不总是和权力连接在一起，不是所有的丈夫和父亲都要压制和掌控妻子和子女，男孩子也不总是在一个备受责备和压力的环境中长大，男性气概并不是总代表坚强、冷漠、好斗和粗鲁。

最后，再来看作者对父系社会很有代表性的一段描述：

“婚姻大幅提高了亲子关系确定性，让父系亲缘变得更明确更精细，从而有可能按亲缘远近建立多层次的父系家族组织。同时，多层次结构带来了等级分化，后者以多偶制的形式强化了配偶竞争和性选择压力，又因为语言和武器将选择压力从个人身体禀赋转向了地位、财富、权力、组织控制能力等等制度性因素，因而使得性选择成了社会结构进化的一大动力。”

作者认为“父系关系是推动社会进化的一大动力”。且不说这里用“进步”的概念是多么“摩根主义”，我们姑且用“发展”来替代“进化”。

如果说人类学对母系社会的研究还能带给我们一些启发，那这启发一定是：父系社会所推动的这个人类发展的方向真的是对的吗？真的是好的吗？真的不需要反思吗？真的不会面临瓦解和消亡吗？我们真的不会从越来越稀少的母系社会中学到点什么吗？

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好好想想这些问题。

参考

^Masculinity and the "Matrilineal Puzzle" by Maria-Barbara Watson-Franke, Anthropos, Bd. 87, H. 4./6. (1992), pp. 475-488

编辑于 2021-06-14

<https://www.zhihu.com/answer/901521142>

评论区：

Q: 我觉得你这个回答很有树稻草人的嫌疑。

1. 你承认的“不存在普遍的母系社会阶段，存在母系社会”这恰恰是辉格本文的主要命题（这篇文章题目都叫《真的有过母系社会阶段吗》）。有这个主要命题成立，辉格本文就能成立，其他分歧基本是极为次要的。

2. 辉格引用黑猩猩社会绝不是你说的“看，黑猩猩这样做，所以人类这样做是合理的”或者说“否则人类大概是赤身露体茹毛饮血也无可厚非才对”（你这里脑补合理性已经是很跳跃的，而且你把“合理性”说成价值规范上的合理性，这更离谱了）读过原文就知道，辉格讲黑猩猩的意思绝不是 justify 战争和暴力，而是以进化史论证人类父系社会普遍性（早期人类与黑猩猩共享相当多的社会条件和遗传基因）。这里面完全不存在任何谁更合理的价值判断。

A: 哦还有一个评论。

1. 这就是我说的原文鸡贼的地方，题目的观点确实没问题，我回答里也说了，但接下来通篇的观点都是将“母系社会”神话化，这点很明显了。

2. 黑猩猩的研究从进化论角度证明父系社会的普遍性也是错的，是不可以这样论证的

B: 母系社会的衰落来源于其无法满足日益发展的社会生产力，当它与生产力更先进的父系社会相碰撞，必然是惨败，并非是因为父系社会更擅长征服和战争。母系社会是稳定，但究其原因，是因为其物质生产极度匮乏，如果不搞平均分配，社会成员将都会被饿死，而现在所存在的母系社会，几乎都存在于极端落后的原始部落，作者拿这个举例子不觉得太可笑了吗，母系社会是以母系血缘，整个社会的首领，劳动力都为男性，典型的母系父权，母系社会之所以能存在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女性掌握了生育权，能够通过确定孩子一定是自己的，因为女性这种血缘关系带来的信任感，极度稳定，是食物公平分配的制度保证。父系社会产生的原因是因为随这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产生了私有制，从而过渡到奴隶社会，奴隶社会虽然落后，但对母系社会来说简直就是降维打击，因为它代表了更先进的生产力，母系社会连奴隶社会都比不上，居然还有人向往

A: 谁说母系社会物质匮乏？只是人家不贪取罢了。还有那个线性史观其实已经被淘汰了，历史没有这么 neat 的发展。

Q: 3.你回答里说“因为当你这么说的时候，你就假定了产生父系制的条件——“连绵不绝的暴力和战争”——才是唯一产生亲属关系的“正常条件”，而母系制的产生条件——热爱和平与协作——就是“特殊”或者“非正常”的产生条件。”

如果“正常”和“非正常”去掉规范含义，回归中性的频率意义，那就没有任何问题。那我说演化博弈均衡的稳定性和不稳定性你能不能接受？一个爱与和平的世界很容易被暴力突变侵入，你也说了“（母系社会）在与崇尚暴力和征服的父系社会碰撞过程中，必然落败。”日常语言中频率极高的说成“正常”，频率极低的说成“非正常”没有任何问题。

4. 你说「 作者认为“父系关系是推动社会进化的一大动力”。且不说这里用“进步”的概念是多么“摩根主义”，我们姑且用“发展”来替代“进化”。」

然后你质问“父系社会所推动的这个人类发展的方向真的是对的吗”

——辉格原文用的是“进化”。需要指出的是辉格本人是不认同 evolution 一定翻译成“演化”，演化没有方向的说法。他认为 evolution 有复杂性增多等方向。但这里面完全不存在价值判断。所以你反驳时用“方向真的是对的话？”也是不着边际的树稻草人。对于辉格来说，你质问人类通过父系社会进化成现在那样的复杂社会是不是对的，就像去质问草履虫进化成哺乳动物是不是对的。

总之，我觉得你这个回答就是脑补了太多原文不存在的价值规范含义，然后急于树稻草人反驳。我看这也是不少文化人类学文章的通病。

A: 1, “失败”是客观描述, “正常”与“非正常”是价值判断。

2, 正是“进化”的方向性是我们现在应该反思的问题。

3, 并没有稻草人靶子, 原文章比较鸡贼, 很多观念藏的比较深罢了

Q: 你举的那些母系氏族的例子, 一样有很多好斗的, 一样重视培养男人的战斗品格。这个和父系母系没有关系。一个族群是不是好斗和所处的生活环境关系更大。像台湾原住民卑南族、阿美族等, 虽然都是母系社会, 但是由于生存环境的险恶, 生产力的落后, 部族之间长期处于战争状态, 对部落男孩实行斯巴达式教育。而苏杭等地由于生活条件的优越, 即使是在父系大家庭占主导的古代后期, 也一样盛行文弱公子。

A: 嗯, 母系制是一个重要因素, 但不是唯一因素, 就像某个母系社会可能也会存在 qj, 但大体来说母系制塑造了不同的男性气概。其次, 这种强调好斗和坚韧的男子气概, 在母系社会大多是为了狩猎和抵御外敌, 并不会同时作用在控制女性身上, 但这一趋势在父系是很常见的。

Q: 稻草人逻辑的写照。

A: 你没看完吧

Q: 假设父系社会真的比母系社会好战且善战 (尚未看到充分证明), 那么只要地球上存在一个父系社会组织, 母系社会岂不就注定“衰弱”或“无效”了? 第一个父系社会组织出现 (或至少特定的母系社会组织第一次接触到父系社会组织) 后, “父系社会存在”就变成了母系社会组织的外部条件了, 在这个外部条件下母系社会组织岂不就真的“无效”了吗? 毕竟, 组织可以不好战, 但一定要善战, 否则就被善战的组织消灭了。连保卫自己存在都做不到又谈何有效呢?

A: 很久很久以前, 人口流动没有那么大, 父系和母系根本碰不上面

Q: 这个……智人出来没多久就把尼安德特人、弗洛伊斯人接触个遍。2 万前基本把全球跑遍了。长时段来看, 总还是会碰面的吧。毕竟你不能指望狩猎采集人群或者游耕人群不移动了。何况“或至少特定的母系社会组织第一次接触到父系社会组织”……

A: 那都是假设根本没有足够数据支撑, 在大航海时代开始以前各个文化之间的流动是非常有限的

Q: 假设可还行。分子人类学的研究, 以及新石器时代以来考古的成果 (至少欧亚大陆各文化之间已经出现复杂的产品交换和流通网络), 都可以这样轻飘飘一句话加以掩盖吗? 有文字记载以后的历史就更不用说了, 举例而言有组织的突厥人或突厥化军政团体在几百年内就抵达了欧亚大陆所有的文明地区 (突厥人、沙陀人进入东亚, 突厥人、加兹尼人进入中亚和印度, 塞尔柱人进入中东, 欧古诺尔人、马扎尔人、佩切涅格人进入欧洲, 马穆鲁克和近似的突厥人进入北非而后是西非和东非甚至撒哈拉以南, 突厥人甚至进入了北亚冻土地带), 更不必说他们所推动和受之影响的人群 (比如被裹挟的粟特人等等)。

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频繁的冲突和战争也是事实。(即便是之前也非没有冲突了, 即便是母系社会也有相关的军事职能。)

更何况这并不需要一个父系氏族走遍全球, 多米诺骨牌式的连锁反应 (类似希腊人那个独眼巨人民族从中亚出发引起各民族大迁徙的故事) 足以在几万年的长时段里改变全球。无法否认的事实是, 智人已经走遍地球, 甚至在文明出现前的几万年内多次走遍过地球。只要有这个行动能力, 我提出的问题就不容忽视: 在外部存在好战且善战的父系社会这一条件下, 母系社会在防御自身方面是否足够有效? 这一问题值得仔细思考。

A: 你这跨度也太大了, 从新石器一下跳到突厥人的迁徙, 这中间得几千年了, 人口流动的方向、趋势和速度岂可同日而语。最关键的一点, 要知道, 大多数得以存活的母系社会都是偏居一隅, 要不就是海岛, 要不就是美洲内陆。而有足够远行能力触及这些海岛和美洲土地的、而且还要强大

到足以征服母系社会的记载确实是在大航海以后。甚至在殖民时代开启的时候，还有很多独自存活并未与父系社会产生碰撞的母系社会存在。母系社会当然也有军事组织，这个从未否认，只是比起父系社会的军事力量弱了很多，面临武力威胁的时候大多只能甘拜下风。

A: 真要对一个议题建立有系统的认识，先去搜专业期刊，读最新研究成果，读 review，再通过 bibliography 梳理出相关著作，读原著。至于中文综述或者科普类读物，实际上是没有必要去读的。

Q: 我感觉您这篇文章只是在“中和效应”的驱动下，把大象公会那篇文章的“次文本”写了出来，至少我看完之后，您只是对那篇文章做出了补充解释，但并没有直接反驳掉对方的论点……

A: 你弄反了，要说主文本我这才是主文本，他那里是细枝末节

Q: ……要从方法论上攻击一项研究的唯一办法是说明他不符合科学方法论，而不是说他不合某个学科独特的认识论，特别是当后者本身就是带有价值观判断的情况下。否则就属于立靶子再打了。我研究人类历史，使用科学方法论就好了，价值观就是和主流人类学不同，有什么关系，影响我的结论有效性吗？

A: 什么是“科学方法论”？

Q: 开始那段定义，要是能给出专著出处就好了。

就是开始那段有关人类学立场论的出处。就是很多内容的引证的书目还不全。

A: 那段定义不是引用哒。不过明天我看看把文章的链接发上来：)

如果没有特别说明的地方就都不是引用的。只有 Maria-Barbara Watson-Franke 的文章观点是引用。

Q: 都已经写这么长了，要是把出处链接补充完整就好了。

A: 补上完整的 citation 了。

Q: 您好，我看见了您的知乎回复，对于父系社会、父权社会、母系父权社会等概念一头雾水，至今也没有厘清楚，请问一下「父系社会」和「母系社会」这两个概念的定义标准究竟应该是什么呢？是单纯考古学文化证据就可以吗？还是需要引入什么新的科技手法(古人类 DNA 遗传学证据?)带来的证据？

如果要判断或者证明一个考古学遗址(例如仰韶，或者大汶口)的人群当时已经处于父系社会或者母系社会，最重要的依据、指标、证据究竟应该是什么呢🤔🤔，有哪些考古学遗址已经可以完全明确是某系社会了吗？无论如何恳求您不吝赐教，实在是感激不尽🙏

A: 这是归纳和推理，先是根据对现有社会的研究，发现不同社会有不同种类的亲属关系，有的是围绕父亲建立亲属关系，有的是围绕母亲建立亲属关系。父系/母系是对不同亲属关系的客观描述。父权/母权就比较武断了，说是社科的发明也不为过。这关系到权力如何定义和分配。父系母系的阶段论就更武断了，现在基本被否定了。

Q: 您好，请问是否可以引用您文章中关于您在摩梭社会中的见识部分，会标明出处

A: 可以啊

Q: 在母系社会，女性的兄弟掌握权力？这不还是“男权”吗？

A: 男权在父系社会的问题是它体现在父权和夫权上。而母系社会中虽然母舅很重要，但这个角色和父系制中的丈夫和父亲是非常不一样的，他的权威和权力受到整个家族、老母亲、和姐妹们的制约，和父系下的绝对权力本质是不同的。

更新于 2023/11/9